

在打扫中前行

□南京 明前茶

回到故乡,放下行李,便欣欣然出门买菜。老家有一种发芽豆是别处难见的:将蚕豆放在腰盆里,以温水催芽,待芽尖冒出一厘米时,连水带豆,推往市场上售卖。卖豆人依旧遵循40年前的买卖方式——以一节竹筒计量豆子。我正蹲下买豆,忽见一位精神矍铄、花白头发的老太太,走到我面前,半蹲歪头,以朗读般的声腔问道:你是我80届的学生吧,你是某某,对不对?

我猛然站起,维持微笑,脑子飞快运转,搜索老师的名姓,急切之间,却不可得。那会儿,我跟手上拎着这袋湿淋淋的发芽豆一样,有些狼狈。因为,从老师的年纪判断,她教我时,已经是30多岁的成年人了,而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孩童。40年过去了,我的模样轮廓大改,老师尚能认出我,我却不能认出老师,这让人情何以堪?幸而老师迅速觉察到我的尴尬,她笑着说:“只有我这种做了一辈子小学老师的人,才有这样的记性,记得每个来过我画室的……”

我终于想起来了,老师姓纪,是一个人要教两个年级的美术老师。当年,我是绘画兴趣小组的成员,到她的画室里学过水彩画与手撕画。纪老师的办公室,是我所就读的小学中最奇特的办公室,很大,里面放满了画框和石膏像。我记得,每次课外兴趣小组的活动,都在斜阳西下时进行。画画时,那些灰白色的石膏像在渐暗的光线下迅速失去了锐利的轮廓,露出沉

懂苦瓜的人

□湖南怀化 钟芳

世间诸味以苦味最不讨人喜欢,哪有自找苦吃的。苦瓜是一种很独特的果蔬,夹一片入口,慢慢咀嚼,肉质脆嫩,素淡的芳香耐人寻味。真正懂得它的人都知道那一丝丝特殊的苦味其实也是人生一味。

汪曾祺在《五味》里写道:“苦瓜之名,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。”明末清初,中国画坛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石涛,曾自称“苦瓜和尚”,他的著名画论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对后世影响极大,“扬州八怪”和现代大写意花鸟画都是受他的影响而起。据说他餐餐不离苦瓜,甚至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。很难想象一个人对于某种食物的喜好可以达到这种程度。

避暑神龙川

□南京 杨清生

前年夏天,我和老伴去了避暑圣地神龙川。小车沿山道盘旋而上,行行复行行,临近中午,到达神龙川景区——太湖源山谷。

谷中有一、二丈宽的山溪,大小卵石铺底,水从山中下来,奔流不息。太湖源这块地叫青岭湾。依着鳞次栉比的山脊,临溪排列有序地建有十多幢四层小楼,全做农家乐的旅游生意。

农家乐底层一色都是整洁的餐厅,没装中央空调,足见这儿可以避暑。厅顶三、四台吊扇,呼呼转着在招呼客人。楼上三层共20多间客房,设施齐全。卫生间冷、热水龙头,24小时全流着清澈的山泉。最吸引眼球的是房外的大阳台,两张藤椅,一张茶几,读书、品茶、闲聊,

思默想的神情,近乎哀愁。有一天,我指着石膏像问纪老师:“整天和它们在一起,老师不会觉得悲伤吗?”

纪老师笑了:“人活一辈子,酸甜苦辣,都要尝一尝。有时候感觉到忧伤,并不见得是坏事呢。”

这话当然不会被一个孩童领会,但,如今我被纪老师从菜场中领回去,来到她如今颐养天年的老年公寓,我意识到,老师当年的感悟,既支撑了她自己走过40年的岁月,也有意无意地启发过她教过的学生们。

这40年中,早年离异的纪老师一个人把一双儿女带大,如今,儿子落户北京,做设计师;女儿落户日本京都,做寺庙壁画的修复工作,也是书籍插画师。他们也试图邀请母亲同住,但纪老师都婉言谢绝了,一来故土难离,亲朋好友都在江南,逢年过节还有一大拨“老学生”前来探望;二来她自己是美术老师,非常理解儿女搞艺术工作,需要不被打扰的空间。

老师将自己购买的鲈鱼、冬笋,以及我买的发芽豆交给厨房,立刻邀请我到她在老年公寓独居的房间喝茶。

在那里,我看到了保存40多年的断臂维纳斯、太阳神阿波罗、伏尔泰和美第奇,看到了供学生素描用的石膏三角锥体和多面体,看到一尊小小的加塔梅拉塔青铜骑马像的复制品,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孤独,又是那么的自恰与满足,在它们周围,是绿萝和吊兰盆栽筛出的

美丽光影,让人无端地觉得安慰。

三杯茶间,纪老师说了她这四十年来的经历。人住老年公寓后,要不要卖掉住房,她心里都挣扎了好久。最终,她卖掉了,她不想给自己留退路,因为,如果她不能适应老年公寓的生活,儿女终究是不能心安的。

纪老师说,过了70岁,人就要在打扫中前行了。她在人住老年公寓前,将一生中的绝大部分画作都分赠给学生们,自己蜡染的桌布与窗帘,也分赠给学生们。告别与重新开始,都是一件需要能量的事,好在,纪老师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,在童真与童趣中熏陶过,她比任何人都容易在冬日阴郁中,找到那个活泼开朗的看问题的视角。上次她住院开刀,77届的6位学生轮流排班来护理。纪老师笑道:“学生们自己也长了好多白头发,让我好惭愧,我就当过这一次班主任,当年,孩子们还经常抱怨说,一搞黑板报比赛,纪老师就辅导别班的孩子去了,偏心!”

纪老师说,那天,她从手术室出来,麻药劲儿还没有过,朦胧中听见看护的学生低声谈论她是否安好,看来,手术医生的交待,依旧不能让学生们心安,于是,他们挨个儿来到床头,试探老师的体温。

纪老师感觉到那些同样有了年纪的额头,沧桑的、多虑的、温热又忧心忡忡的额头,依次靠了上来,抵在自己的额头上。纪老师热泪盈眶,连在京都告别女儿都没哭的她,静悄悄地哭了。

苦瓜的苦与众不同,它是洁身自好的苦,苦得纯粹,苦得清灵,不会把自身的苦味传染给别的菜,这种“不传己苦与他物”的特点,使其得了“君子菜”的雅号。清代屈大均所著的《广东新语》中,评价苦瓜为:“杂他物煮之,他物弗苦,自苦不以苦人,有君子之德焉……其性属火,以寒为体,以热为用,其皮其籽皆益人,又有君子之功。”“良药苦口”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

张小娴说:“苦瓜跟年龄无关,也许跟岁月有关。当你尝过了人生百味,苦瓜的苦,已经算不上苦了。”唯有坦然面对沉浮,才能得到养分,品出甘甜,让生命散发出芳香……

偏西,山接云天,澄明的天空时常蓝得没一丝微云。沿着山道,迎着凉风,我走走停停,看看山溪如带,碧清晶莹,真是清凉。溪里大人抓鱼,孩童戏水。不时的惊叫声,让我忆起童年在乡下和伙伴泡在水塘里嬉闹的日月。停下来,只是为了仔细体味山风沁人的凉意和畅快地呼吸。偶尔驻足林边也许是被鸟鸣虫吟莫名地感动了。

下雨时候,不能享受散步之乐,站在阳台上观看雨中的山溪也别有情趣。雨水使山溪湍急起来,一路水声隆隆,这是我在神龙川夏天听过最激昂的音乐,心被激热,但身子却没有一丝燥热难耐的感觉,只觉悦耳。而这份清凉在这个盛夏仍能穿越时光而来,抵达我的心上。

一只猫的蜕变

□张家港 孙虹秋

晚上下班回家,一只黑猫怯怯地站在家门口。我和先生都有些兴奋,一边“喵喵喵”地热情回应,一边也像迎接贵宾似地把它迎进家门。

黑猫走走停停,似乎有些胆怯。我换好鞋,刚在沙发上坐下。它便恭敬地撑着前腿,用后腿和屁股着地,文静地蹲在我面前的地毯上。我猜它定是饿了。于是夹了一块鱼肉,装在盆子里端给它。她嗅了嗅,抬头看看我,似是感激。然后低头吃鱼,吃相文雅,悄无声息。

吃完,舔过一遍盆子,像搞完卫生似的,又乖巧地蹲在我脚边。我轻轻地抚摸它的脸颊、背脊,它则轻轻摆动尾巴来回应。那温顺乖巧的模样,让我内心滋生出一丝爱怜之情,轻轻将它抱在怀里。

心中有了牵挂,这几天迫不及待地下班。穿过阳光房,黑猫已守候在家门口。我欣喜地打开大门,正欲邀请,它熟门熟路地直入,在客厅地毯上稍作停留后,便逐一巡视房间,最后竟溜进了我们的卧室。“这猫把这里当成它的家了。”先生放下皮包,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欣慰。

我赶紧夹了一块鱼段,敲着盘子召唤它。它冲到我跟前,一改前几日的斯文,弓着屁股狼吞虎咽,鱼冻洒落了一地,吃相甚是狼狈,吃完追着我继续“喵喵喵”地叫。

几天后的一天下班,刚开门的瞬间,“噌——”,一道黑影闪过,黑猫疾速地冲到客厅,又“噌”的一声跳到餐椅上,两眼放光紧盯餐桌,竖起尖尖的耳朵,晃着尾巴,俨然像个堂而皇之的座上宾。我正觉得好笑。突然先生一

太阳草

□辽宁阜新 雷长江

在房间的一隅,默默地看窗外灰暗的云被风吹走的痕迹,忽然想起办公室那盆名叫太阳草的小花。

最开始注意它是在参加工作的那一年。同事桌上有一盆,它茎叶纤细却葱茏成热热闹闹的一蓬绿色。那时春天刚刚萌芽,外面还一片枯黄与萧瑟,可这室内竟因为有了它的缘故,好像春天已经悄悄来临。

过了几日,我发现密密的叶柄中间窜出来一根根花箭来,顶端擎着弱小的花穗,像刚出生的婴儿,酣然而眠。又过了几日,婴儿睁开亮晶晶的眼睛,一簇一簇粉色的花朵竟然绽放开来,像满天粉红色的星斗,星耀苍穹。

我惊喜于那素朴淡雅的一幕,那些缀在绿色幕布间星星般闪烁的五瓣小花,一朵朵已将春天的烈焰点燃。之后的时光,无论是春夏秋冬、严寒酷暑,它总是悄悄地开放在角落里,默默地装点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因为喜欢,所以我就从同事那里分出一些种植在花盆里。这太阳草,很容易生长,不娇情,不造作,渐渐地盎然成一盆的郁郁葱葱,很快地开出了一丛星星点

声大叫:“猫偷吃鱼了!”面对先生的大声呵斥,黑猫毫无愧色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蛮横地叼住碗中的一条鱼,一溜烟地窜出了客厅,直看得我和先生面面相觑。

烧好晚饭,依然不见了黑猫的踪影。疑惑间,见卧室门开了一条缝,推门一看,黑猫居然四平八稳睡在床上。有洁癖症的我有些怒了,把它赶了下来。黑猫有些意外,爪子摸了摸屁股,眼里闪过一道黑黄相间的光,就在我以为它心虚悔改的瞬间,黑猫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上餐桌,叼上一块刚端上餐桌的红烧肉,“嗖”的一声又不见了踪影。

先生生气地把肉倒在一次性果盘内,放置门外。睡前看看,盘子已空,地砖上满是油污。

次日下班,黑猫仍蹲伏在大门口外的台阶上。我们已决定不让它入内。我悄悄开门,先生则警惕地监视它的动向,待我们闪进门,黑猫随即强行挤了进来。

面对强行入室的黑猫,先生不得不对它的一举一动全程监控。它在地毯上无趣地趴了一会,大概是见无机可乘,又见我迟迟不给它喂食,便摇晃着脑袋,尴尬地站起身,“喵喵喵”地叫了几声,知趣地走出了家门。

若断若续的“喵喵喵”的叫声,如怨如慕,在茫茫暮色中呜咽。望着远处闪烁的万家灯火,我心微微一颤:不知今夜,黑猫将在何处安生?

一只流浪的黑猫,短短数日的惊人蜕变,看得我们瞠目结舌。虽说人兽有别,但可窥人性之一斑。有时人性未必不是如此。

灯般的花朵来。

我欣赏太阳草的随遇而安,朴实无华。只需一点土,一点水而已。工作繁忙的时候,没有人注意到它,几天不浇水是常有的事。瞥见它完全是一副羸弱口渴的样子,浇点水,立马就有了精神,生机勃勃。水浇多了,遇到徒长也不必大惊小怪,把那些茎叶全部拔掉,来个彻底的清理。给植株剪发,只剩几许嫩嫩的叶芽,谁知几日后又是一片青葱蓊郁。

每次看到它纤细玲珑的样子,心底总是涌起淡淡的爱怜。心中莫名地想起它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呢?慢慢的,我解开其中的秘密。太阳出来时,晴朗亮丽,它就竞相开放;阴郁的日子,不见了太阳,它就偷偷地合拢了叶子,花瓣也合起来,欲说还休的样子。如果遇到雨季,它就这样欣然合拢着,直到凋落。

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,也许这植物也有着悟性。阳光灿烂的日子,它含着笑;阴雨连绵的时候,它蜷着心。身形纤弱却有着凌云的壮志,怀抱一腔热忱,始终沿着太阳的方向,静静地开花落,缤纷着每一日,每一季,每一年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8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